

# 澳紐兩國大選之研析

張和蘊

## 壹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三日澳洲大選，傅雷澤（Malcolm Fraser）所領導的自由黨與鄉村黨聯盟贏得壓倒性的勝利，擊敗惠特林所領導的工黨。

據選票統計顯示，在一百廿七席的眾院中，保守派聯盟佔九十一席，工黨為卅六席；在六十四席的參院中，前者可望獲得六席之多數。上屆國會眾院中，前者佔六十二席，後者為六十五席；在六十席的參院中，前者佔卅席，後者為廿七席，獨立派三席。因為特別選票及比例代表法在計算上較為複雜費時，其兩院明確的數字，尙待進一步的官方統計。

傅氏當選總理後，鄭重表示將組成一個「澳洲所有人民的政府，非僅是投票支持我們之人的政府。」並保證其政府將要做到「負責與廉正」(responsibility and integrity)。

在選舉之前，澳洲的報紙和民意測驗幾乎一致預測自由鄉村黨聯盟獲勝，英美的若干大報及雜誌亦有相同的看法。其結果，正不出所料，可見傅雷澤已具勝利的潛力，而惠特林的敗象早已顯露。工黨挫敗的原因很多，其主要者如下列數點：

(一)工黨政府對內政策的誤失，大失民心。惠特林執政約三年中，內政方面急劇更張，如對投資者嚴格地限制，如推行過份的福利計劃，不惜國力，不計久遠，造成政府財政上的巨大赤字，其國民總生產已有一個很長的時期停滯不前，通貨膨脹會達百分之十六點九，失業率也高達百分之五點三，為卅年代大不景氣時期以來所僅見，引起人民怨言，形成對傅雷澤攻擊的主要因素。惠特林已失去中產階級甚至一些工人階級的支持。因此，自由鄉村黨聯盟獲勝，可以解釋為：傅雷澤已被人民付託，其任務為使澳洲經濟儘快地

恢復常軌。①

(二)惠特林政府旋風式的外交政策，使人民擔憂。他於一九七二年十二月當政後，立即改變前自由黨與鄉村黨聯合政府的民主傳統，宣佈減少走軍事路線，從越南撤軍，停止對高棉軍援，表示對東南亞公約缺乏興趣，轉而與毛共、北韓、北越等「建交」，宣佈分期撤退其在星馬的駐軍，倡議組「亞太論壇」，並與第三世界接近。工黨政府繼之要求美國將它在澳洲的三個軍事基地撤除，並要求美國將它的海軍部隊撤離南亞水域，反對美國在印度洋駐軍等，因此與美國的關係極不融洽。惠特林又表示將切斷澳洲與英國的法律連結，故與英國的關係亦逐漸疏遠。這種左傾的意向，澳洲人民甚是恐懼。

(三)海外貸款醜聞的影響。惠特林政府曾企圖越過國會的批准，不經國際銀行機構而藉捅客的談判，設法祕密向外舉債四十億美元，事洩之後，引起一場政治風波，前副總理兼財政部長凱恩斯與礦物暨能源部長康諾也因之先後去職。該案早已嚴重損傷惠特林的聲譽，且有礙國際視聽，自然影響一般選民對他的觀感。

(四)惠特林在競選策略上估計錯誤。在競選活動的大部分時間中，惠特林極力為他三年的政府紀錄辯護，並以憲政危機為題，企圖掩飾其施政的缺失，但選民不為所動。據十二月十五日倫敦泰晤士報社論「澳洲的果斷決定」(Australia's unhesitating verdict)中分析，傅雷澤大勝已使一切有關憲政的爭論拋開，而將工黨長久所利用的託詞埋沒。在眾院中，自由鄉村黨聯盟獲得超過工黨五十席以上的大多數，在參院亦獲多數，這個勝利可以解釋為：首先傅雷澤決定將澳洲的情況訴之於選民，其次當惠特林拒絕這樣做時，總督將他免職，是獲得選民支持的。②

(五)惠特林及其支持者好戰的報復作風，使大多數選民懼怕。惠特林及其

支持者曾竭力指控「假如傅雷澤獲勝，民主政治就無路可走。」據十二月十二日香港南華早報社論「澳洲的審判日」(Judgment day for Australia)中評述說，當競選活動期間所有的好戰行爲來自工黨時，上項說法顯然是偽善的。例如：向昆士蘭州總理及傅雷澤投寄炸彈郵包；傅氏多次成爲暴動示威的攻擊對象；傅氏被人以番茄、雞蛋、吃剩的雞肉和一隻啤酒罐擊中；惠特林使用一連串的刻薄與漫罵之辭，甚至說了一些不堪入耳的話。因此，該報又指出，假如今天對澳洲民主政治有任何威脅的話，那似乎是在於這些惡劣而令人難忍的醜陋示威運動。畢竟，選擇一個人或一個政黨，不僅要根據政策、原則或諾言，而且要根據品格、行爲和信譽。在過去數月，傅雷澤一直表現他自己是位堅強而勇敢的人，留給人深刻印象的演說者和思想家，在困難境遇中冷靜而不屈的人——的確，在這方面，他那以感情用事的對手剛好與他相反。③如此說來，選民自然有所抉擇了。

工黨慘敗，它至少獲得兩個教訓：(一)澳洲工黨不能以它代表左翼意識形態的空論家來治理澳洲，並且它不能忽視公衆生活的莊嚴；(二)參院在政治上是有權力的，各州希望維持這個權利，而惠特林公然反抗這些事實，是行不通的。④

十二月廿二日，自由黨與鄉村黨聯合政府廿四人的內閣(按：前工黨政府內閣爲廿七人)，在總督克爾爵士監督之下宣誓就職。新閣中包括由十二位資深成員組成的核心內閣，其重要的任命是：副總理爲安東尼(Douglas Anthony)，財長林契(Phillip Lynch)，外長皮考克(Andrew Peacock)國防部長基倫(James Killen)。在整個新閣中，鄉村黨有六人。其名單如下：

總理傅雷澤，副總理兼國家資源暨外貿部長安東尼；財政部長林契；主要工業部長辛克萊；行政供應部長韋塞斯(參議員)；環境、住屋暨社區發展部長葛林伍德(參議員)；工商部長柯頓(參議員)；就業暨工業關係部長史垂特；運輸部長尼克遜；教育部長卡瑞克(參議員)；外交部長皮考克；國防部長基倫；(以上爲核心閣員)社會服務部長季福爾(參議員)(女性)；司法部長伊利考特；商業暨消費品事務部長霍伍德；郵政暨電訊部長賈蘭德；衛生部長亨特；移民暨種族事務部長麥基拉；北部領土部長艾德曼；土著事務部長維尼爾；首都領土部長羅賓遜；建設部長麥克理；遣返事務

部長紐曼；科學部長韋勃斯特(參議員)。

傅雷澤政府的第一要務，是處理和解決這個國家的經濟危機。「時代」週刊指出，傅氏對於經濟復甦已草擬了一個詳細的計劃，它主要的四點是：(一)大量誘導私人投資；(二)減少政府所有的費用和計劃；(三)除去一切不必要的政府控制與繁文縟節；以及(四)建立一個新的合法組織以解決工業上的爭端。他也作了一連串的諾言：給工商業百分之四十的投資補助金，給購屋者新的貼補計劃，減少所得稅和財產稅，擴大對農夫和礦工的津貼等。⑤

傅氏雖已執政，但對那些少數忠於工黨者的主張也不容忽視。他必須答應保留惠特林政府福利計劃的若干部分。新政府已採取步驟以改善它和澳洲強大工會的關係，一九七六年元月十六日將舉行經濟會議，由雇主、工人和政府代表參加，以討論若干工業上的問題。

澳洲需要迅速團結，以醫治在競選活動之前和期間所受的創傷。這個想法是否爲如意算盤，那要看工黨和工會合作的程度而定，倘若不能團結，則任何政府皆難望恢復澳洲經濟和政治的安定。

在外交政策方面，據最近新聞週刊專欄報導，一九六〇年代熱烈支持美國介入越戰的傅雷澤，迄今他對外交事務的觀點沒有重大的變更。傅氏認爲亞洲的不安將遭到毛共的襲擊，他也懼怕在印度洋上蘇俄海軍的增強。傅氏當政之後，無疑地想轉移惠特林的外交政策，並重新與英美建立一個密切的關係。他說：「我們不應爲了追求新關係而忽視了老朋友。」再者，傅氏將增加百分之四的國防經費。

一九七二年惠特林執政後，使一向敦睦的中澳邦交破裂，兩國人民咸認推展文經方面的實質關係極有必要，但在惠特林的親毛政策下，開展中澳實務關係頗多阻力。今自由黨和鄉村黨聯盟重獲政權，或可使中澳實質關係的促進，出現新的契機。

傅雷澤於一九三〇年五月廿一日出生，現年四十五歲，曾在牛津大學攻讀哲學、政治與經濟，獲授碩士學位。他生於政治世家，其祖父曾任第一屆澳洲國會參議員。他是巨富，擁有八千英畝的牧場。自一九五五年起他一直是衆議員，曾任陸軍部長、教育暨科學部長與國防部長等職。一九七五年三月，他擊敗斯乃登，當選爲自由黨魁。他閒暇時，常去視察其廣大的資產，並喜歡閱讀。他已婚，有四個子女。

## 貳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廿九日，紐西蘭國民黨在大選中大勝，羅林的工黨政府於是下野。

穆爾敦（Robert D. Muldoon）領導的國民黨，在八十七席的一院制國會中獲得五十五席，工黨僅得卅二席。兩黨的席次與上屆國會（工黨佔五十五席，國民黨為卅二席），恰恰相反。其他小黨如社會信用同盟（Social Credit League）和價值黨（Values Party）等，均未獲得席次。

羅林在南島的塔斯曼選區中險勝，保有他個人的國會議席。一些被認為保險的工黨地盤均告慘敗，在落選的工黨議員中包括五名前任部長。初步統計為三名：教育部長阿摩斯、衛生部長麥克蓋恩及社會福利部長金諾曼；據倫敦泰晤士報稱，經進一步地將特別投票數（按：缺席者投票數等）統計之後，前任外貿部長華爾丁和內政部長梅亨利二人也落選了。

工黨失敗的主要原因有二：

（一）工黨漸失民心。一九七二年大選，工黨獲勝，柯克當選為總理。柯克政府執政僅廿一個月，在剛開始的一年，這個政府沉醉在勝利的安樂感與繁榮經濟中。但好景不常，隨着石油危機與西方經濟衰退，紐西蘭也被波及。柯克逝世之前，因病數月不能視事，其政府的政策雜亂無章，而陷入掙扎的困境。一九七四年九月，羅林繼承了柯克的職位，但羅林欲振乏力，其政府外匯存額枯竭，外債已超過廿億紐幣。他對人民的承諾，多未兌現，且對付好鬥的工會勢力無方，使人民嘖有煩言。

（二）國民黨恢復元氣重新振作。——它在一九七二年挫敗之後，士氣至為低落。一般預料，在十五年內它難有問鼎的機會。因此，國民黨內對黨的領導人起了爭辯，大多要求一個更積極的領導。一九七四年七月，一向有溫文儒雅之稱的馬紹爾辭職，該黨幹部會議選出有直率與積極作風的副領袖穆爾敦繼任。一年半以來，穆氏力挽狂瀾，重振國民黨之雄風。他不停地在全國旅行演說，指證工黨政府政策的誤失，並派黨務工作人員深入民間，查訪人民疾苦及反映意見，然後提出國民黨的對策，甚得選民的支持。

穆爾敦政府已於十二月十二日宣誓就職，其內閣為廿人，主要是由一九七二年的馬紹爾政府閣員組成，其中只有六名為新人。穆爾敦兼長財政，另

任命兩名部長級的助手（一為住昆暨地區發展部長蓋爾George Gair，一為總檢查長威爾金生Peter Wilkinson）來協助他。副總理陶伯艾斯（Brian Talboys）兼外交部長。元老政治家前總理荷里沃克爵士（Sir Keith Holyoake，七十一歲）亦被延攬入閣，担任新增設的國務部長（Minister of State），新政府似為借重荷氏對內政和外交事務的經驗。其內閣名單如下：

總理兼財政部長穆爾敦；副總理兼外交、外貿暨國家發展部長陶伯艾斯；勞工暨行政供應部長高敦；農業暨毛利族事務部長麥堅泰；貿易暨工業部長亞當施奈德；司法部長陶姆森；住房暨地區發展部長兼財政部副部長蓋爾；教育暨科學部長甘達；衛生暨移民部長吉爾；國務部長荷里沃克；運輸部長麥拉契藍；機械工程師部長楊格；能源暨礦物部長賀爾德；國防暨警備部長麥克瑞迪；社會福利部長華克；內政部長海特；總檢查長、海關暨統計部長兼財政部次長威爾金生；土地暨環境部長楊戈；觀光暨宣傳部長賴普伍德；郵政暨廣播部長譚普頓。

財經專家，曾任以前國民黨政府財政部長達六年之久的穆氏，已將經濟列為其施政的第一優先。他當選總理後表示，他的任務是把這個國家的百分之十五通貨膨脹率緊縮下來，并設法增加出口，但這些都不是容易的事情。因此，當時他要求有關方面草擬報告，俾便瞭解紐國財經的實際情況。⑦在新閣就職典禮過後，穆氏立即召集他的閣員，舉行一個特別會議，以研討國家經濟問題的緊急報告。今後將定期召開會議，以籌劃經濟措施。

在外交事務方面，穆爾敦政府將增進其和英國、歐洲共同市場、美國、日本及東南亞等國的聯繫，而減少由工黨政府促進的對蘇俄、毛共及東歐共黨集團的交往。（按：工黨在它的三年執政中，曾極力諂媚共黨集團。紐西蘭在莫斯科的大使館，在一九五〇年代被以前的國民黨政府關閉，在工黨執政時重開，即為一例。）

穆氏曾表示，國民黨政府將不會採取工黨擬把南太平洋地區列為非核子武器地區的計劃。他形容該計劃為「妄想」（pipe dream），並說，它與美澳紐盟約互相矛盾，亦未得到澳洲的支持；同時，蘇俄核子火箭能射越此地區之際，該計劃並不符合實際。穆氏又表示，前工黨政府禁止美國核子艦艇進入紐國港口一事，實有商榷的必要。⑧

工黨政策偏左，一九七二年底，柯克上任不久，即與毛共「建交」，中

紐正式外交關係乃由是中止。此事曾引起紐國一般人民的怨恨，有識之士遂開展中紐民間的交往。穆爾敦曾來我國訪問過，對我國上下一心為共同目標努力奮鬥的精神，表示非常欽佩。前工黨政府拒絕發簽證予我國童子軍代表、游泳選手等事件，均為穆氏在國會內外猛烈抨擊。穆氏當選總理後，曾不斷的重申，紐西蘭政府將允許中華民國的體育代表隊前往訪問。因此，今後中紐的實質關係或將有所改善。

穆爾敦於一九二二年九月廿五日出生在奧克蘭，現年五十四歲。他苦學出身，精研會計學，一九四六年曾獲倫敦會計師學會頒贈之「萊弗休姆獎金」(Leverhulme Prize)，為在英國之外獲得該項獎金之第一人。穆氏曾任會計師與講師，一九六〇年進入國會，曾任財政次長、觀光暨宣傳部長、財政部長及副總理等職。穆氏愛好板球，並為一業餘的園藝家。他已婚，有一子二女。

# 黎巴嫩內戰之分析

石樂三

## 一 前言

在八個月內戰中，黎巴嫩已遭受有史以來未有的浩劫。截至十二月十四日為止，死亡人數幾達五千五百名，負傷的約計一萬一千五百名。①素有「中東瑞士」之稱的貝魯特，如今已變成一個最為黑暗的都市。當十一月廿三日黎巴嫩獨立紀念的前夕，總理卡拉米(Rashid Karami)曾以悲憤地心情向全國宣布說：②

「黎巴嫩正面臨崩潰的邊緣，我們已經達到了零度甚至零度以下的危機。倘若伊斯蘭教(回教)寬恕屠殺，那麼，我將不願做一個穆士林(回教徒)了，倘若基督教允許謀殺，那麼，我將要反對基督教的。」

當前黎巴嫩局勢如此嚴重，其內戰究竟是否能停頓下來？未來的局勢又將如何發展？本文特就政治宗教背景及實際情況，作一分析。

黎巴嫩內戰之分析

## 二 黎巴嫩的政治特色

在阿拉伯世界中，黎巴嫩是唯一特殊的國家，它的社會組織型態，是由多元文化與二元宗教所組成，而不像其他阿拉伯國家完全或至少絕大多數是伊斯蘭教。因此黎巴嫩的政治元素是極為複雜的，政治情勢亦是經常呈現不穩定的狀態。

黎巴嫩人口約計三百二十萬。當一九四三年獨立時，基督教徒與伊斯蘭教徒人數的比例是六比五，政治上的權利之分配，亦是根據這個比例為基礎。

這項分配規定，總統由保守派基督教徒(Maronite Christian)擔任，內閣總理由正統派伊斯蘭教徒(Sunni Moslem)擔任，國會議長則由什葉派伊斯蘭教徒(Sh'i Moslem)擔任。③

註① Australia backs Malcolm Fraser, *Scm Post*, Dec. 15, 1975.

註② Australia's unhesitating verdict, *The Times*, Dec. 15, 1975.

註③ Judgement day for Australia, *Scm Post*, Dec. 12, 1975.

註④ *The Times*, Dec. 15, 1975.

註⑤ Australia: Hard Turn to the Right, *Time*, Dec. 22, 1975.

註⑥ Labour Party swept from office in New Zealand landslide,

*The Times*, Dec. 1, 1975.

*The Times*, Dec. 13, 1975.

註⑦ Wellington, Nov. 30 (*Reuter*), *Scm Post*, Dec. 1, 1975.

註⑧ Wellington, Nov. 30 (*UPI*), *China Post*, Dec. 1, 1975.

六十四年十二月廿五日完稿